

我不会向你道别
全四章（已完结 27/12/2020）

【一】

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了，一定。

Mina 这么想着，将手机和钥匙装进提包，走出了家门。她按照习惯，从东南角进入 Plaza Mayor，在广场的露天咖啡厅找了个位置坐下。她难得没有要一杯拿铁，而是冰美式；尽管在这样的天气里这么做，总有点伤害自己的感觉。

广场上不断有来去的熟悉面孔，他们或许是去北边的服装店，或许是去不远处的超市，总之跟自己的目的地没有干系。在等待咖啡的时间里，她收到了航空公司发来的确认邮件。

我有不想告别的心，她想。最好是悄无声息地乘上长途汽车，在机场丢掉关于这个国度的一切。

她笑了起来，拿起杯子；冰美式入口的凉爽感刺激了她的意志，催促她立刻行动。

打定主意，Mina 就叫来了服务生，付好那杯咖啡的钱。这里距离车站不过十分钟的脚程，在营业时间赶到绰绰有余。她站起来，穿过了西侧的巷子，又连续走过几家甜品店。

即便是周末，也不会见到拥挤的人流。一群穿着小礼服的人站在街道另一侧的教堂外，悠闲地聊着天，手里还拿着酒杯。看来是传统婚礼。

这时 Mina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几下。是 Sana 发来的消息：

我有事情耽误了，不如晚上十点我们直接在酒吧见面，好吗？

等待又不是什么稀罕事；Mina 嘲笑起自己，然后予以肯定的回答。要伪装得像从前一样，才能不被察觉自己的意图；她收起手机，和身边那些提着行李的人一起走进车站的大门。

购票的窗口仅开了一扇，倒是并没有排起长队。

上一次来到这里，还是和 Sana 一起，为了去 Granada 的旅行；一旦触碰到回忆，心绪难免会变得苦涩。Mina 的眼眶微微有些湿润，好在售票窗口传来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多愁善感：

“Siguiente, por favor. (有请下一位。)”

她走上前，购买了三天后上午的大巴车票。这是参考了航班时间的结果，而航班选在那天的理由也很简单：Sana 会在那天去 Vienna，应该是下午出发。想必 Sana 会照常接近十点钟才起床，然后急急忙忙收拾行李，好赶上那班列车。

把那条长长的车票夹进笔记本之后，Mina 终于有了一种成就感，似乎自己做成了什么 Sana 期待之外的事情；毕竟，从来都是 Sana 支配着她的选择。

是的，从她们认识以来。

——或者说，从对 Sana 的一见钟情开始。

离开车站，Mina 沿着向西的大道直行，在道路尽头那个公园的池塘边，注视了天鹅很久。然后，在夜幕降临之际，她拐过几个街角，终于踏入自己熟悉的餐厅。

在点餐的时候，Mina 特地要了一瓶红酒，当作是一种庆祝；她看着表，距离和 Sana 约定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自己的决意，当然要贯彻执行才行。

她沉默地用餐，间或以大口的吞咽灌下红酒，惹得侍者对她频频关注。在她喝下大半，脸颊也被染上颜色的时候，她收到了房东的答复，说可以在后天下午见面。

她头一次，对这个国度的人们的效率感到满意。一切进展都预示着更多成功的可能性，这点她心知肚明；当然，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 Mina 自己。

她再次饮尽杯中的液体，又将酒瓶倒空。照今天这个样子，晚上不出去玩似乎有点可惜；她自嘲起来，这样的紧要关头居然还有这种想法。

她结了帐，走出餐厅，剩了最后半杯酒在桌上。晚餐时间喝成这样的可不多——自己的呼吸想必早就带着浓重的酒气。放慢的脚步踏着光滑的石子路，向着 Plaza mayor 走去；一路上有不少杂货店，都被 Mina 借作判断清醒程度的工具了。

看着广场旁酒吧的盛况，Mina 这才想起，今晚有一场甲级联赛的对决；这项颇有魅力的运动，眼下她可是没有精力关注。不过，和 Sana 常去的酒吧并不提供电视转播，今晚肯定很冷清。

她用力推门，走了进去，在吧台前落座。

大概是喝过红酒的缘故，眼前这杯啤酒，此刻显得淡而无味。好在等待的时间并不长：几分钟后，Sana 也落座了。

“抱歉，” Sana 解释说，“没注意时间，错过了一班车。没想到从 Zaragoza 回来的车班次那么少。对了，Patricia 要到下周才会回来。”

Mina 没有应声。她根本不想听，只在心里重复着一句话。

今天就是最后一次了，一定。

【二】

是很熟悉的流程。

跟在 Sana 身后，走进她的公寓，看着她脱下大衣。时间是 23:47，与往常没什么不同。

将外套和提包撇在一边，Mina 自顾自在沙发上坐下，看着 Sana。

“Mina 今天怎么感觉有点喝醉了，平常酒量不都很不错吗？” Sana 关切地走近，摸了摸她的脸颊。

她屏息看了 Sana 几秒钟，拉过 Sana 的领子，以细弱的身躯承担 Sana 倒下的重量——然后，反过来将她压在身下；她的鼻尖划过 Sana 的下颌线，稍稍停留，随即向更下方进发。

如果心理越压抑，释放的方式就更偏激吧——自己在 Sana 眼里大概也只是个疯子：只会在善良的朋友身上追寻刺激的、可耻的疯子。

她听到 Sana 在自己耳边笑了起来，“Mina 怎么这么急。”一边连鼻息都打在自己身上。

她并不作声，只是解开 Sana 衬衫的扣子，用舌尖将干燥的胸部肌肤变得潮湿，膝盖稍稍用力，分开 Sana 的双腿。Sana 真的是有备而来：在这样萧瑟的秋夜里穿着超短裙，不得不说是一种放肆。

她的右手从大腿摸进去，惹得 Sana 哼了一声，大概是有些凉；Mina 顺势将短裙推到腰间，接着向后，由背部下行来到臀部。Sana 很配合地扭动腰肢，她的手臂环住 Mina 的脖颈，双腿也围在她的腰间。

Sana 的体温比自己想象的要热情，Mina 想，然后松开了揉捏乳房的左手。她的手指顺着细腻的肌肤向下，去抚摸 Sana 的阴唇。

湿滑的触感染上指尖的时候，Mina 突然好奇，自己究竟想在对方身上获得什么奇迹；她停下动作，扬起头去看 Sana 的脸。昏暗的灯光中，她只能看到她发红的面庞，还有陡然凑近的双眼。

“Mina 怎么了？”

Sana 的关心倒是一如往常；Mina 看着已然坐在自己身前的她，倏然觉得某种信念在崩塌。她吸了一口气，倾身向前，拥住纤细的 Sana。

Sana 愣了一下，然后予以回应，紧紧地抱住了她。

拥抱是很久违了；那是她们还保持着纯洁的友谊的过去，在异国互相支撑的力量。被揭开的回忆让 Mina 感到割裂，几乎要涌出泪水。只是，安静的时间总会在心里留下漫长的痕

迹；她们沉默了不知多久，或许双方都是为了忍耐眼泪。

不过，街上传来的吵闹声打破了这种寂静。

Mina 清醒过来，放开 Sana，为她拉好领子，甚至想把她衣服的褶皱展平。然后，她站了起来，开始摸索着拿起自己的东西；回忆让她有些胆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Sana——她的慌乱一如三个月前，这种复杂的关系开始的那刻。

Sana 看出了她要逃离的意图，似乎感到了冒犯；在 Mina 夺门而出之前，她站在门口拦住了去路。

“Mina 是什么意思？”

Sana 的声音带着颤抖，Mina 想道，那或许是种愤怒。她正暗自庆幸黑暗可以隐藏起自己的表情的时候，Sana 打开了玄关处的灯，以衣衫不整的姿态呈现在她眼前。

Mina 偏过头去，不再看她。但是，Sana 的吻追过来了：一开始是落在脸颊，随后来到嘴角。会让自己发疯的味道萦绕在鼻尖，Mina 很快就晕头转向——下一秒，就被 Sana 推到墙上。

她感到有点痛，想要离冰冷的墙面远一点，却被 Sana 的手臂强硬地制止。Sana 抓过她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胸前；那是她暴露在外的上半身的一部分，除去湿润的触感，还能瞥见发红的迹象。

Mina 以模糊且朦胧的视线看着眼前的 Sana，任由她把两根手指放进自己的嘴里，然后心甘情愿地配合她的搅动，送上柔软温热的舔舐。她能感受到 Sana 解开了自己的腰带，褪下裤子，让皮肤接触湿冷的空气。她不禁抖了一下。

于是她向前靠去，右手摸到 Sana 背后短裙的拉链，想要拉下来。她还没用力，Sana 的手指先一步碰到了她的阴蒂，轻轻刮了两下；她忍住喊叫的冲动，扶着 Sana 腰间的左手用力抓了一下。

Sana 笑了起来，接着去追逐她逃跑的胸口，一边手指努力起来，带着响亮的水声；Mina 的喘息随着手指抖动的速度加快，最后叫了起来。

在一阵连续而嘶哑的叫声过后，就只剩下战栗的身躯与静谧的空气。Mina 伏在 Sana 的肩膀上，以残存的力气抱紧她的肩头。

“去洗澡吧。” Sana 这样说。

Mina 坐在浴缸里，抱着自己的膝盖，意识有些呆滞。她看着扎起头发、正在脱掉内衣的 Sana，回忆起三个月前的那个夜晚。

扭曲的关系确实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对此两个人都心知肚明。只是，自己的臆想中的 Sana，一定与真实的她不同。Mina 就是抱着这种念头，才在无数次的后悔中留在原地。

这时，Sana 的身影和记忆分离开来了；她走过来，坐在了自己身前。Mina 凑上前去，紧拥着她，亲吻她光洁的后背，然后左手的两指夹住她的乳尖。Sana 抓起她的右手，借她的手指刮蹭自己的阴部；Mina 的牙齿轻轻咬在颈后侧，双乳压在 Sana 的背部摩擦。

Sana 叫起来了；她一向无所顾忌，所以叫起来也更好听，Mina 心里这么评价着，右手更勤奋地工作起来。第一次做的时候，Mina 还对她这种热烈的反应感到惊讶；毕竟那个开始可是毫无征兆，谈不上一丝浪漫的氛围。

陷入回忆当然是一种分心；Sana 不满地哼起来，Mina 随即加快了速度和力度。Sana 的手臂向后绕紧她的脖子，身体猛烈地震颤起来，最后以高亢的独奏结束。

她扭过头来和 Mina 接吻；Mina 自作多情地想，她的动作或许带有某种感情。在为 Sana 清洗头发的时候，她听到了 Sana 的问话：

“今晚 Mina 要留下来吗？”

她没有答话，但是决定照做了；这还是三个月来的第一次。当她裹着浴巾，任由 Sana 给她吹干头发的时候，她注意到了卧室里的时钟。

已经是凌晨两点半。

“夜晚比我想象得要短呢。”她感叹道。

“还可以再长一点。”Sana 不怀好意地笑了笑，顺手打了她的屁股。

接着，她们爬上床去；Mina 很自觉地塌下腰，把两腿之间的位置暴露在 Sana 面前。两人沙哑的叫声交替响起，持续到身上都布满对方的痕迹。

——再过一会儿，连寻欢作乐的学生们都要回家了；Mina 这样想着，换了个姿势躺好。Sana 背对着她，似乎是睡熟了。

Mina 看着她散乱的头发，有了一丝怀念的伤感。她轻轻地贴近 Sana 的背，闭上了双眼。

——如果我的世界没有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是，现在精神疲惫的 Mina 无论如何也描绘不出的景象。

Sana，对不起，她在心里说。

可是，我不会向你道别。

【三】

阳光明媚的话，一定是有个透光性良好的窗帘。

Sana 在心中哀鸣，然后给自己蒙上被子。她感受到有人在床边走动，于是又探出头来看看。

“醒了？”是 Mina 的声音。她已经穿戴整齐，准备打开卧室的门。

Sana 坐起身，张开臂膀，以撒娇回应。

Mina 只是看了她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

脚步声过后，她听到大门关上的响声。

“都不跟我说再见，”Sana 有些恼火，“就几个字而已。”

她又倒回床上，阖上眼想要再补一觉。不过这种事总是不能如愿：她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而且是在客厅里。

急急忙忙找到了睡衣穿上，光着脚跳到沙发旁边，在茶几上看到了显示未接来电的手机。是 Dolores，小组活动的同学。她又跳回卧室钻进被子里，用手机回拨过去。

原来是组长更改了活动计划。事实上，也不过是比原计划晚一天出发而已；她挂掉电话，拿着浴巾去洗了澡。

那就可以把一天的事情分给两天做，Sana 想，然后给 Mina 发了消息。等待回复的时间里，她精心化好妆，对着镜子搭配了衣服。

“今天没有时间看电影，我还有事要做。”

Mina 这样回复道。

好吧，Sana 叹了口气，接着用 WhatsApp 翻找可能有空的朋友。Gloria 表示自己正打算参加系里组织的活动，可以等她一起；可那要等到接近下午六点，等待的时间就很久了。

算了，那就一个人去吧。

Sana 并不经常一个人行动，大概是总有拉上别人的习惯；她换好马丁靴，戴上贝雷帽，走下楼梯。

午后的阳光确实温暖，只是让人有些睁不开眼睛。她后悔没戴个墨镜，或者选个有帽檐的帽子，只好用手遮挡日光，继续前进。

如果能更早吃完饭，或许赶得上下午场的电影，然后在晚饭后去散步；去 Tormes 河边的公园慢跑也相当不错。

她走进街对面的咖啡厅，要了一杯 Macchiato 和奶油内馅的 Napolitana，在临街的窗户旁坐下。这算是难得的放纵了；那些奶油的热量足够 Sana 后悔两天时间。

和自己不同，Mina 总是一个人生活的；很安静的，一个人生活。大家一开始对她抱持这样的印象：安静、温柔，又很细致。看起来她从来不会拒绝别人提出的要求，总是温和地予以回应。

回忆被打断了。Sana 谢过侍者，拿起刀叉对准甜品。

Mina 和自己有很大不同，这是与 Mina 相处的最初认识。要想获得别人的好感，就要为此付出努力，无论是外貌还是言谈——长久以来，Sana 就是以这种想法要求自己，不断地回应他人的期望的；但 Mina 不一样，她对别人的好感没有期待或欲望，并不会表现出多余的热情。

“这样很难被别人喜欢啊，Mina，” Sana 还记得自己这样说过，“如果你实际的行为和大家对你的期待不太一致，别人会很失望的。”

当时 Mina 究竟是如何作答，已经记不清楚了。事实上，相识以后近半年的时间里，两人的交集并不算密切，仅仅由于是同胞的缘故才偶有来往。那时候 Sana 对 Mina 的人气就有所耳闻，不过她冷淡的态度更是出名；没有多久，众人就对她失去了兴趣。

“Espíritu solitario y libre(孤独而自由的灵魂)”，是 Sana 的前男友 Carlos 对 Mina 的形容。她确是孤独的没错，Sana 想，所以才让人非常想要靠近。她收起侍者拿来的找零，走出了咖啡厅。

在去电影院的路，Sana 感觉有点热，于是脱掉外套，拿在手里。秋季的温度总是这样的：不论穿几层都不太合适，就连偶尔吹来的风都忽冷忽热。她在人行道的红灯前等候，某种熟悉又令人厌恶的烟雾就在行人中散开了。

她皱了皱鼻子，然后加快步伐，尽量走在前面。

坐在影厅里的时候，她想起过去 Mina 冷淡的反应：静默地看完，神色如常地给自己递上纸巾。

这个人会有感情吗？Sana 自认对她不甚了解。虽然 Mina 不会拒绝自己提出的要求，但她索取回报的方式也足够直接——Sana 想到这个，耳朵微微红了起来。她想起了夜里发生的事；好在电影开始了，黑暗中，只有前方的光才有吸引力。

这部由她母语拍摄的电影，剧情并不难理解，倒是为她活跃的大脑留出了空间。和 Mina 关系变得密切，是大约一年前的事；那时候她与 Carlos 吵架很频繁，只想换个地方透透气。

能与同胞出行总归要方便一些，因此她们成为了旅伴，一同前往 Alcara。在那次三天两夜的旅途中，Sana 回避了感情相关的话题，最后做出了分手的决定。

——一定是看着 Mina 一个人的身影，有了向往。Sana 是这么说服自己的；正如她每一个看似大胆放纵却瞻前顾后的选择一样，明智从来不站在她这一边，后果自然也无法估量。

影院里黑了下去，重又亮起，似乎是某个场景的切换；但是回忆却没有放过 Sana。

她闭上眼睛。那是三个月前。

盛夏的夜晚总是伴随着狂野和冲动，不过不属于 Sana；Mina 牵着她的手，走在前面。她们刚刚脱离愤怒的某个人，此刻 Sana 依然内心忐忑。

Mina 并不与她言语，只是执着地向前，再向前；她们与醉酒狂欢的学生擦身而过。她不自觉地抓紧 Mina 的手，直到在 Mina 的沙发上落座才松开。

Mina 倒了一杯水，放在她的手里。

“这种事倒是也可以依赖我。” Mina 说。

可是，Sana 想，你会想要什么回报？她还没来得及投出询问的目光，就感受到 Mina 的拥抱。那只是个开始，接着，她的耳朵就在 Mina 的鼻息中潮湿起来。她接受了，完全没有反抗。

——Mina，如果向你坦白我喜欢你，你会厌恶得想离开吗？

很努力地，从记忆中寻找哪怕一丝一毫 Mina 有所回应的迹象。

承认吧，她对自己说。昨晚那些 Mina 反常却温暖的举动，都是你在自作多情。
Sana 终于失望地落下泪来。

【四】

告别，总是比预想中要艰难。

Mina 不是第一次得出这个结论；在离开家乡，独自来到这个地球另一端的国度之时，她就体会过这种情感了。不过今时今日确实有些不同：她还是头一次带着强烈的悔恨面对自己的过去。

她正在 Plaza Mayor 中央，一边喂鸽子，一边回忆在这里度过的一年半时光。明天中午，Mina 就将搭上回国的航班，以漫长的跋涉换取故国的气息。

其实并没有很怀念故土，毕竟她从来都用逃避的姿态远离过去；30 个小时的旅途，也不会迎来柳暗花明的喜乐。况且，她没有告知家人自己的返程，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人来接她。

对于 Mina 来说，保持自己的方向当然是最重要的；及时纠正偏离的航道，时刻保持专注。我已经错了太久了，她想，虽然自己常常过分投入某种趣味，但对某个人如此着迷，还是第一次。

因为是 Sana。

是会为了讨人喜欢而展现好意的 Sana。

她在石凳上坐下，目光集中在脚下的地面，打算将这场反省延续至与房东的会面；既然行李已经收拾妥当，回忆当然也刻不容缓。

——与你初见以来，已经一年半的时间。

相遇的季节依然历历在目：早春时节，欧洲大陆和煦的西风没能如期而至，伊比利亚半岛的潮湿阴冷也迟迟不肯告别。这里的低温，让刚刚告别了樱花景象的 Mina 有些不适应；好在她一向乐于感受寒冷，更乐于感受陌生的环境。

很快，她迎来一个短暂的假期，得以在繁杂的课程开始前去海边透口气。没有选择地中海西岸，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来到北大西洋东岸的 Mina，就是在朝圣之路的终点与 Sana 相遇的。

并不是教徒，只是以观光的心态；Mina 走在大教堂前的广场，在取景器的后方选好了角度。

然后，她几次按下快门。在她检视成果的时候，方才结束了教堂游览的 Sana，就出现在她的视野里：茶色的卷发和明亮的双眸，瞬间将 Mina 内心的火花点燃。或许是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太过乏味，急需调剂的她悄悄转过镜头，拍下了微微扬起头、小跳着步子前进的 Sana 的侧影。

接着，Sana 走向广场的东侧——正是 Mina 所在的那一侧。Mina 停留在原地，决意用目光来记录她迎面而来的时刻：飞快的脚步带起微风，将发尾微微卷起；她的视线迅速扫过 Mina 身侧，大衣的衣角堪堪划过两人间的空气。

——若回忆能就此停止，那真是再好不过。可惜 Mina 的妄想与现实无关：偶然却又必然的相遇带来了生活的转机，或者，叫烦恼更恰当。回到学校的她很快再度与 Sana 相见，随即了解到 Carlos 正是 Sana 远渡重洋来到这个国度的理由。这倒是与我无关，Mina 想，除了内心隐隐作痛。

她自认是相当自闭的人，因此大多数时候都不参与专为留学生组织的活动，只是偶尔会去哪里独自喝一杯。但是，毕竟她们身处同一座城市——还是这样不过十二万人的小城——总会有无数机会碰到面。大概第五次，在酒吧遇到 Sana 的时候，Mina 对无处不在的心痛感到疲惫了；那时她抱着脑袋，然后听到了 Sana 的那句话：

“如果你实际的行为和大家对你的期待不太一致，别人会很失望的。”

真是非常可笑的善心，Mina 在心里嘲讽。在沉默了接近半分钟后，她扬起下巴，带着挑衅的目光反问道：

“是大家的期待呢，还是 Sana 对我的期待呢？”

Sana 似乎是愣了一下，没有答话。这种近似狡辩的行为经常性地，能取得这样的效果；事实上，不光是狡辩，在任何议题中 Mina 都能以奇怪的逻辑自洽占据上风。也许她不会回答了，Mina 这么想着，打算离开。

“就当是我的期待好了，Mina，” Sana 拉住她的手肘，恳切的语调很是让人动容，“你不能总是这个样子。”

“这算是以友人身份的劝诫吗？” Mina 眯起眼睛，问道。

毋庸置疑，这奇怪的对话只会在 Mina 和 Sana 之间成立；不过，Mina 的确用行动回应了 Sana 的期待。她演起戏来是一把好手；无论是高中时代，还是眼下身处海外。自从 Alcara 回来后，她很积极地活跃在 Sana 身边，以亲友的姿态为她排忧解难。

演戏演得越久，越像是现实，最后整个人与角色浑然一体。向来蔑视别人评判的 Mina，开始忘却过去的信念，陷入同龄人普遍的焦虑之中。好在这种日子没有很久，在 Carlos 数次激怒 Sana 之后，他们终于分了手；当晚，Sana 向 Mina 哭诉了许久，细数自己的投入与付出。

——就是那时起，Mina 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她看着入睡的 Sana，对六个多月的扮演经历做出了反思：要保持距离，她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她从 Sana 的生活中撤退，找回从前的爱好，以冷淡的态度面对 Sana 的亲近。

如果一切如她所愿，离开当然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痛苦；大约三个月前，Carlos 的暴力伤害到 Sana 身体那时起，Mina 充分地了解了自已的嫉妒与愤怒，然后将怒火以越界的形式表达出来。

那么，对 Sana 来说，自己的陪伴就是要以夜晚的时间来交换的吧；如果她知晓了自己的不告而别，这份屈辱感会否转变成怨恨呢？

Mina 无法得出答案。就用好奇来承托对 Sana 的想念吧，她想，我会把自己的嫉妒与占有欲都埋葬在这片土地。

她长出一口气。

我不会向你道别。

-FIN-